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一项追踪研究*

张荣伟^{1,2} Pual T. P. Wong^{2,3} 李丹^{**4}

(¹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 福州, 350001)

(² Meaning-Centered Counselling Institute Inc., Toronto, Canada, M2M 4C5)

(³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rent University, Peterborough, Canada, K9L 0G2)

(⁴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上海, 200234)

摘要 对 1087 名大学生进行为期 1 年的追踪研究, 考察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以及自我概念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1)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之间存在同时性和继时性正相关; (2) 在时间点 1 和时间点 2,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均两两相互预测; (3)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均影响生命意义, 以及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 自我概念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人际关系通过自我概念进而影响生命意义体验。结果表明, 可以通过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自我概念来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即带着一颗自我肯定之心, 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中去。

关键词 人际关系 自我概念 生命意义 追踪研究 大学生

1 引言

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编织各类大小不同、复杂抽象或简单具体不一的意义之网 (Baumeister, 1991)。换言之, 每个人都在寻找或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缺乏生命意义, 个体会感到存在空虚 (existential vacuum), 各种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将随之产生 (Frankl, 1985; Reker & Wong, 1988)。从生命意义进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开始, 心理学家没有停止过对其来源的探索 (Frankl, 1962)。生命意义主要源于个体对自己、环境及自己与环境关系的理解 (Steger, 2009, 2012)。如果个体能很好回答“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我如何与世界相适应”等三个问题, 那么就能产生指引自己投注能量的目标和使命, 并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 从而完成自身生命意义的构建 (Heine, Proulx, & Vohs, 2006; Steger, 2009)。其中,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理清自己

与自己的关系, 即确立自我概念, 其目标是确定自我存在的重要性和价值感, 体现了生命意义的认知维度。它是影响生命意义的内因; 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主要是理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即建立人际关系, 其目标是确定人生的目标与目的, 体现了生命意义的动机维度。它是影响生命意义的外因。这两种关系的理清对生命意义构建起关键性的作用。

本质上, 意义是关系性的, 是事物之间各种关系的心理表征 (Baumeister, 1991; Batthyany & Russo-Netzer, 2014)。研究表明, 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性别或年龄层中, 人际关系均是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源泉 (Lambert et al., 2013; O'Donnell et al., 2014; Van Tongeren, Green, Davis, Hook, & Hulsey, 2016)。人际接纳与人际拒绝是人际交往中的两种基本现象。在 Horney (1945) 看来, 以人际拒绝为核心的人际关系混乱是神经症的根源。以往研究表明,

*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2019-01-07-00-02-E00005)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李丹。E-mail: lidan501@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518

人际拒绝会威胁个人的社会联结（social bonds）或归属感（belongingness）、自我价值（positive self-worth）、目标（purpose）等内在自我成分以及损伤认知功能，进而影响生命意义（King & Geise, 2011; Stillman et al., 2009; Williams, 2012）。但是，关于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以往研究较多采用横断数据来探讨，而缺乏采用追踪数据（Lambert et al., 2010; Lambert et al., 2013; O’Donnell et al., 2014）。

自我概念包括“我是谁”的认知成分和“我对自己感觉如何”的评价成分，它关注自我知识的内容和组织，是自我的重要成分。研究表明，对自己有稳定、清晰和快速了解的人，能够制定明确的个人目标，并依此理解和管理自己以及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其生命意义体验更强（Shin, Steger, & Henry, 2016; Schlegel, Hicks, Arndt, & King, 2009）。稳定且清晰的自我概念使个体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自己、世界以及身处这个世界中的自己，能够从较长远目标和较高层次去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或经验，把握各种生活事件中的意义成分（Côté, 1997, 1996）。关于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真实自我概念和现实自我概念，没有涉及整体的自我概念。真实自我概念是自我真实的样子，现实自我概念是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样子。国外的研究发现，真实自我概念能够预测生命意义，现实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没有显著相关（Schlegel et al., 2009; Schlegel, Hicks, King, & Arndt, 2011）。而国内的研究表明，整体自我概念能够预测生命意义（姬云兵, 刘启珍, 2013）。为此，整体自我概念是否影响生命意义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个体在与世界的互动中获得自我感（sense of self）和确认感，从而构建自我概念（Josselson, 1995）。研究表明，自我概念主要来自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比较（Markus & Wurf, 1987）。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了解必须借助社会比较来实现。通过社会比较，明确自己在某一特定参照系中的位置，个体才能建立起对自己的明确概念，才能把握自己和周围世界（Festinger, 1954; 李颖, 施建农, 2005）。简言之，个体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反馈信息，依此进行比较，回答“我是谁”这一人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从而确立自我概念。因此，人际关系在个体自我概念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Erikson, 1968）。人际关系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觉知和评价，进而影响自身生命意义的构建

（Grouden & Jose, 2014, 2015; Lambert et al., 2013）。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追踪数据及交叉滞后分析方法，考察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检验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是否影响生命意义，以及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的影响过程。本研究预测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均影响生命意义，其作用过程为人际关系通过自我概念影响生命意义（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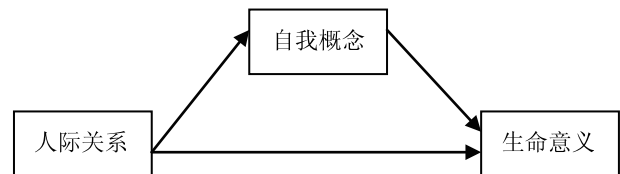


图1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整群抽取了福建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对其进行一年的追踪研究。调查前均向学生说明目的，征得对方同意。第一次调查时间为10月份，共调查1521名学生；第二次为第二年的10月份，共调查1392名学生，样本自然流失率为8.48%。两次施测完毕后整理数据，删除不匹配、完成时间过短或不认真填答者305人的数据（人为流失），最终保留1087名有效被试。其中，男生707名（65%），女生380名（35%），专科生878名（80.8%），本科生209名（19.2%）；在第一次测量时，大一学生554名（51%），大二学生533名（49%），被试的年龄为 19.19 ± 0.92 周岁，分布在16至23岁之间。对流失被试与最后所得样本进行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结果发现无效（自然和人为流失）被试和有效被试在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变量及第一次测量的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和生命意义体验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本研究中样本流失为非结构性流失。

2.2 研究设计

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分别于2016年2017年的10月份对被试进行两次的问卷调查。

2.3 研究工具

2.3.1 心理需求平衡测量量表（BMPN）

心理需求平衡测量量表（the Balanc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Needs Scale, BMPN）是Sheldon和Hilpert等人在基本心理需求量表基础上编制的（Sheldon & Hilpert, 2012）。本研究采用BMPN中的关系需求分

量表 (relatedness subscale) 测量人际关系质量。该分量表包括 6 个题项, 所有的题项采用 1~5 级计分。总分值越高表示个体的人际关系越好, 人际关系需求越满足。研究表明, BMPN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而且每个分量表可以单独使用, 用于测量相应的心理变量 (刘俊升等, 2013)。在本研究中, 该分量表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72, .76。

2.3.2 Wallace 自我概念量表 (WSCS)

Wallace 自我概念量表 (Wallace Self Concept Scale, WSCS) 是美国密苏里大学 Wallace 编制, 用于测量一般自我概念的简单且十分有效的测量工具 (Wallace, Spaner, & Filer, 1984)。中文版的 WSCS 由王才康和杨晓燕修订 (杨晓燕, 2002)。该量表只有一个维度, 共有 15 对双极形容词, 内容涉及个体对“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的知觉, 是对自我总体性的测量; 量表采用 1~7 级计分, 总分值越高表示个体对自我各方面的自我知觉越好。研究表明, 中文版的 WSCS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丛中, 高文凤, 1999)。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93, .94。

2.3.3 生命意义量表 (MLQ)

生命意义量表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由 10 个题项构成, 包括拥有生命意义和追寻生命意义两个维度。所有的题项均采用 1~7 点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和追寻意义动力越强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本研究采用其中的拥有生命意义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MLQ-P) 分量表测量被试的一般生命意义体验。该分量表包含 5 个题项, 例如“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适合中国样本的研究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在本研究中, 该分量表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80, .82。

2.4 研究程序

在两次施测前, 均获得被试所在学校许可和

被试本人的知情同意书; 然后, 以经过培训后的心理学专业教师为主试, 采用网络施测方式, 以班级为单位逐一将被试统一集中于其学校机房。测试前, 主试均讲明相关要求和解释指导语, 重点强调保密原则, 确认无疑义后被试开始作答; 测试结束后, 赠送被试一份小礼品表示感谢。

2.5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IBM SPSS 22.0 和 AMOS 20.0 统计分析软件在 Windows 2007 系统中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匹配两次测量的数据, 删除不匹配及不认真填答等无效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变量的测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 这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周浩, 龙立荣, 2004)。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在程序上尽可能规范, 如采用统一规范和清晰的指导语, 消除被试的顾虑, 选择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 问卷题项使用反向计分陈述等。另外, 还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进行检验。把两次测量三个变量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检验因子旋转前的结果, 如果只析出一个主成份或者第一个成分能够解释方差的大部分变异, 即可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均是 5 个, 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26.97% 和 27.89%, 均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这表明, 该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的相关

对两个时间点的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1。结果发现, 人际关系 ($r=.53, p<.001$)、自我概念 ($r=.63, p<.001$) 以及生命意义 ($r=.49, p<.001$) 间隔 1 年的相关系数均为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具有一定程度

表 1 两个时间点的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的相关分析 ($N=1087$)

		<i>M(SD)</i>	1	2	3	4	5	6
1	T1 人际关系	3.83(0.61)	1					
2	T2 人际关系	3.77(0.65)	.53***	1				
3	T1 自我概念	5.03(0.93)	.60***	.42***	1			
4	T2 自我概念	5.03(1.02)	.47***	.61***	.63***	1		
5	T1 生命意义	4.78(1.16)	.39***	.32***	.46***	.38***	1	
6	T2 生命意义	5.00(1.18)	.34***	.47***	.37***	.49***	.49***	1

注: *** 表示 $p<.001$ 。

的跨时间稳定性；此外，在变量间的关系中，不论在 T1 还是 T2 时间点，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的同时性相关 ($r_1 = .60, r_2 = .61$) 及继时性相关 ($r_1 = .47, r_2 = .42$)，人际关系和生命意义的同时性相关 ($r_1 = .39, r_2 = .47$) 及继时性相关 ($r_1 = .34, r_2 = .32$)，以及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的同时性相关 ($r_1 = .46, r_2 = .49$) 及继时性相关 ($r_1 = .37, r_2 = .38$) 均显著。研究变量的同步相关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符合交叉滞后分析的前提假设 (王重鸣, 2001)。

3.3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的交叉滞后分析

接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叉滞后分析，从整体上探索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首先，主要依据研究假设，构建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四种可能模型，并依次对其进行检验。第一，检验基线模型 (M1)，该模型只包含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的自回归路径，无交叉滞后回归路径，并关联了 T1 和 T2 两个测量时间点三个变量之间的误差项。M1 的拟合指数为： $\chi^2(6) = 129.84, p < .001, AGFI = .87, NFI = .95, RFI = .87, IFI = .95, TLI = .88, CFI = .95, RMSEA = .14$ 。该模型拟合不佳，不易被接受。

第二，检验自我概念是否可以预测人际关系，以及生命意义是否可以预测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因此，在基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第二个模型 (M2)，即增加自我概念到人际关系、生命意义到人际关系、生命意义到自我概念之间的交叉滞后路径。M2 的拟合指数为： $\chi^2(3) = 64.86, p < .001, AGFI = .87, NFI = .98, RFI = .87, IFI = .98, TLI = .88, CFI = .98, RMSEA = .14$ 。卡方差异检验结果表明，M2 比 M1 更好 ($\Delta\chi^2 = 64.98, \Delta df = 3, p < .001$)。

第三，检验人际关系是否可以预测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以及自我概念是否可以预测生命意义。因此，在基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第三个模型 (M3)，即增加人际关系到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到生命意义、自我概念到生命意义之间的交叉滞后路径。M3 的拟合指数为： $\chi^2(3) = 41.28, p < .001, AGFI = 0.91, NFI = 0.98, RFI = .92, IFI = .98, TLI = 0.92, CFI = 0.98, RMSEA = 0.11$ 。卡方差异检验结果表明，M3 比 M1 更好 ($\Delta\chi^2 = 88.56, \Delta df = 3, p < .001$)，也比 M2 更好 ($\Delta\chi^2 = 23.58, \Delta df = 3, p < .001$)。第四，同时检验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所有交叉滞后路径。因此，综合 M1、M2 和 M3，构建第四个模型 (M4)。M4 包括三个变量的自回归路径和两两之间的相互预测的交叉滞后路径。M4 为饱和模型，拟合指数最优，故无需报告 (梁宗保, 胡瑞, 张光珍, 邓慧华, 夏敏, 2016)。因此，M4 为本研究最终的交叉滞后分析模型 (见图 2)。

图 2 显示，T1 人际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T2 生命意义 ($\beta = .12, p < .001$)，T1 生命意义也可以正向预测 T2 人际关系 ($\beta = .10, p < .001$)；T1 自我概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T2 生命意义 ($\beta = .13, p < .001$)，T1 生命意义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T2 自我概念 ($\beta = .09, p < .001$)；T1 人际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T2 自我概念 ($\beta = .128, p < .001$)，T1 自我概念也可以正向预测 T2 人际关系 ($\beta = .128, p < .001$)。经参数差异临界比率值 (苏志强, 邵景进, 张大均, 蒲坚, 2017)，发现 T1 人际关系对 T2 生命意义的影响与 T1 生命意义对 T2 人际关系的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c.r. = 2.56 > 1.96, p < .05$ ；T1 自我概念对 T2 生命意义的影响与 T1 生命意义对 T2 自我概念的影响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c.r. = 1.5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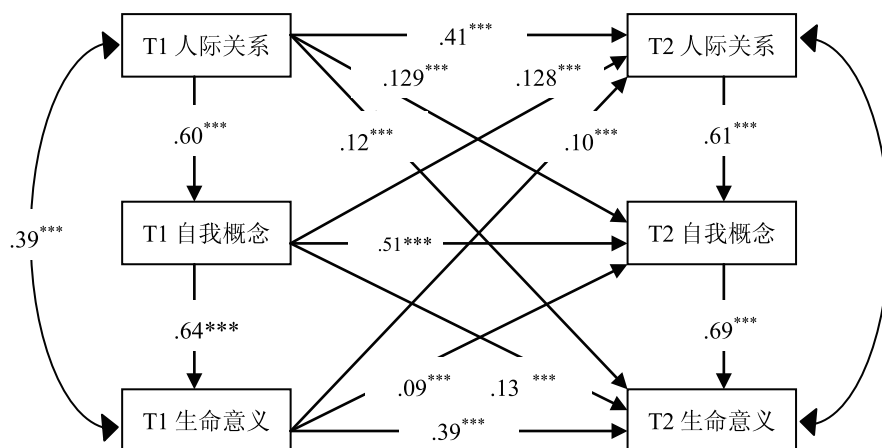


图 2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交叉滞后模型

$< 1.96, p > .05$; T1 人际关系对 T2 自我概念的影响与 T1 自我概念对 T2 人际关系的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c.r. = 2.14 > 1.96, p < .05$ 。此结果表明, 人际关系影响自我概念及生命意义。此外, 根据交叉滞后组相关设计前因变量相对稳定的原理, 比较相关系数, 稳定性相关系数相对较大的变量为前因变量。本研究经参数差异临界比率值, 比较了三个变量的稳定性相关的差异, 发现自我概念的稳定性相关系数显著大于生命意义的 ($c.r. = 3.68 > 1.96, p < .05$)。此结果表明, 自我概念影响生命意义。综上所述, 在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 自我概念可能起中介作用。

3.4 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 自我概念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可能起中介作用。随后, 采用追踪数据, 以 T1 人际关系为自变量, T2 自我概念为中介变量, T2 生命意义为因变量, 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2.1 (Hayes, 2013) 进一步考察自我概念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 T1 人际关系对 T2 自我概念的效应显著, $\beta = .79, t = 17.72, 95\%$ 置信区间为 $[.70, .88], p < .001$; T1 人际关系对 T2 生命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27, t = 4.82, 95\%$ 置信区间为 $[.16, .39], p < .001$; T2 自我概念对 T2 生命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49, t = 14.30, 95\%$ 置信区间为 $[.42, .56], p < .001$ 。这些结果表明, 自我概念是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8.41%。

4 讨论

纵观人生, 环境因素以及个体自身内在因素都可能影响生命意义 (De Vogler & Ebersole, 1985)。但是,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是关键因素。为了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型, 本研究进行 1 年的追踪调查, 并采用了交叉滞后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模型。

首先, 从横断数据来看, 在 T1 和 T2 两个测量点上, 相关分析均显示, 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三者两两之间均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这说明, 三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人际关系是生命意义的重要源泉, 生命意义也影响人际关系, 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这与以往的横断研究结果一致 (Hong et al., 2016; Niu, Huang, Hung, & Lee,

2016; Stillman & Lambert, 2013)。与他人互动, 形成良好的人际联结, 缓冲人类存在固有的孤独感; 良好人际关系是个体积极自我概念形成与发展的源泉, 个体需要他人对自己的反馈信息以认知自我 (Subrahmanyam & Šmahel, 2011)。即,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定位自我, 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同时体现和认同自身存在的价值 (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 从而提升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感 (Van Tongeren et al., 2016)。但是, 仅从两个时间点的横断数据分析结果来判断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为时尚早。所以, 还需要采用纵向数据以进一步论证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因果关系。

尔后的追踪数据结果表明, 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均影响生命意义。而且, 在人际关系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中, 自我概念可能起中介作用。尽管三个研究变量间相互影响, 但从时间进程上看, 人际关系是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的前因变量。此结果支持自我概念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 (Festinger, 1954; Josselson, 1995; Markus & Wurf, 1987)。这与李颖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李颖, 施建农, 2005)。个体在人际互动中会进行社会比较, 比较结果影响自我概念。Marsh 曾指出, 全世界的教育政策应把提高自我概念列为教育的核心目标 (Marsh & Hau, 2003)。该结果启发了教育工作者, 可以引导学生在人际互动中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来提升或保护自我概念。同样, 该结果与众多实验或追踪研究结果均一致: 支持人际关系影响生命意义, 良好人际关系是生命意义的重要源泉; 同时, 高生命意义体验反哺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Lambert et al., 2013; Stavrova & Luhmann, 2016; Stillman et al., 2009)。孤独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四个固有困境之一 (Yalom, 1980)。人类总是想办法对抗孤独,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当人获得人际联结避免孤独体验, 进而感觉人生有目标、生活有意义。

另外, 从人类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 以人际关系或人际互动为载体的历史文化深深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态。正如 Harari 所言, 当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之后, 人类就绕过了“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 而进入了一条“文化演进”的快速通道。因此, 我们要解释人的发展和描述人的心理与行为, 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 而改用历史叙事。即, 从文化的视角, 分

析人类互动中所构建的想象现实；从人际互动所形成的历史活动场域中理解人类自身的存在（郝拉利，2014）。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只有存在（being）才能将生命意义彰显出来。人不单存在于周围世界（自然世界和生理）和人际世界，还存在于自我世界。自我世界是人类独有的内心世界，其核心是自我概念。自我意识越强，自我概念越清晰与通达，人的自由选择范围越大，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认真思考，其存在感就越强及生命意义体验越高（Schlegel, Hicks, Arndt, & King, 2009; Shin, Steger, & Henry, 2016）。自我概念能使自己及时知道自己是谁，身处何处，从而不偏离人生目标与方向（Markus & Wurf, 1987）。这观点再次支持自我概念是生命意义的原因变量这一结果。综上，这些结果蕴藏着构建生命意义的方法与途径，带着一颗自我肯定之心，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中去。

最后，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两个时间点的追踪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验证了自我概念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这个结果与Chu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人际交往中，当个体人际受挫时，其归属感容易受到影响，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人，出现累赘感和深深的无价值感，自我评价降低，进而产生无意义感，并伴随自杀意念的出现。人际关系到自杀的路径中必然包含在应对人际压力时的失败所产生的自我负性评价和无意义感（Zhang, Li, Chen, Ewalds-Kvist, & Liu, 2017）。某种程度上，该结果也解释和拓展了Van Orden等人（2010）关于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在研究设计上，如果进行三个点的追踪，所得的结果会更有说服力；第二，本研究假设只是通过问卷调查的追踪数据验证，研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有待于采用实验数据进一步加以验证。第三，从变量上看，本研究只是笼统地分析了人际关系质量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区分或细分人际关系，如区分出亲情和友情，以推进本研究。尽管如此，本研究综合采用横纵数据以及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探寻了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丰富了生命意义影响机制的理论成果，同时对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构建具有指导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1）人际关系、

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之间存在同时性和继时性正相关。（2）在T1和T2，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两两间均存在显著的相互预测关系。（3）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影响生命意义，以及自我概念在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丛中, 高文凤. (1999). 自我接纳问卷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检验.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8(1), 20-22.
- 李颖, 施建农. (2005). 大鱼小池塘效应——对超常儿童教育安置的思考. *心理科学进展*, 13(5), 623-628.
- 梁宗保, 胡瑞, 张光珍, 邓慧华, 夏敏. (2016).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4), 394-401.
- 刘俊升, 林丽玲, 吕媛, 魏超波, 周颖, 陈欣银. (2013). 基本心理需求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初步检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7(10), 791-795.
-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06), 478-482.
- 姬云兵, 刘启珍. (2013). 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关系研究. *学理论*, 9, 181-183.
- 苏志强, 邵景进, 张大均, 蒲坚. (2017).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关系：一项纵向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04), 449-456.
- 王重鸣. (2001). *心理学研究方法*.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杨晓燕. (2002). *Wallance 自我概念量表在中学生中的应用*.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尤瓦尔·赫拉利. (2014).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06), 942-950.
- Batthyany, A., & Russo-Netzer, P. (2014). Psychologies of meaning. In A. Batthyany & P. Russo-Netzer (Eds.), *Meaning in positive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y* (pp. 3-22).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 Baumeister, R. F. (1991). *Meanings of life*.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Chu, C., Buchman-Schmitt, J. M., Stanley, I. H., Hom, M. A., Tucker, R. P., Hagan, C. R., et al. (2017).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 decade of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3(12), 1313-1345.
- Côté, J. E. (1996).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formation: The culture-identity link and identity capit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5), 417-428.
- Côté, J. E. (1997).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dentity capital mode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5), 577-597.
- De Voglerebersole, K., & Ebersole, P. (1985). Depth of meaning in life: Explicit rating criteria. *Psychological Reports*, 56(1), 303-310.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Oxford, England: Norton & Co.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7), 117-140.
- Frankl, V. E. (1962).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 Frankl, V. E. (1985). *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Grouden, M. E., & Jose, P. E. (2014). How do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vary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factor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ology*, 43(3), 29-38.

- Grouden, M. E., & Jose, P. E. (2015). Do sources of meaning differentially predict search for meaning, presence of meaning, and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5(1), 33–5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110.
- Hong, Z., Sang, Z., Chan, K. S., Fei, T., Man, L., Yu, S., & Yuan, T. (2016).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4), 1473–1492.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Josselson, R. (1995). *The space between us: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King, L. A., & Geise, A. C. (2011). Being forgotten: Implications for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6), 696–709.
- Lambert, N. M.,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Fincham, F. D., Hicks, J. A., & Graham, S. M. (2010). Family as a salient source of meaning in young adulthood.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5(5), 367–376.
- Lambert, N. M., Stillman, T. F., Hicks, J. A., Kamble, S., Baumeister, R. F., & Fincham, F. D. (2013). To belong is to matter: Sense of belonging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11), 1418–1427.
- Marsh, H. W., & Hau, K. T. (2003).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on academic self-concept: A cross-cultural (26-country) test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cademically selective schoo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5), 364–376.
- Markus, H., & Wurf, E. (1987). The dynamic self-concep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8(1), 299–337.
- Niu, C. C., Huang, H. M., Hung, Y. Y., & Lee, H. L. (2016). 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meaning of life among elderly institutionalized veteran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Jnr*, 24(4), 311–320.
- O'Donnell, M. B., Bentele, C. N., Grossman, H. B., Le, Y., Jang, H., & Steger, M. F. (2014). You, me, and mean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connections between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 24(1), 69–79.
- Reker, G. T., & Wong, P. T. P. (1988). Aging as an individual process: Toward a theory of personal meaning. In J. E. Birren, V. L. Bengtson, J. E. Birren & V. L. Bengtson (Eds.), *Emergent theories of aging*. (pp. 214–246). New York, NY, US: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Schlegel, R. J., Hicks, J. A., Arndt, J., & King, L. A. (2009). Thine own self: True self-concept accessibility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6(2), 473–490.
- Schlegel, R. J., Hicks, J. A., King, L. A., & Arndt, J. (2011). Feeling like you know who you are: Perceived true self-knowledge and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6), 745–756.
- Sheldon, K. M., & Hilpert, J. C. (2012). The balanc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needs (BMPN) scale: An alternative domain general measure of need satisfac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6(4), 439–451.
- Shin, J. Y., Steger, M. F., & Henry, K. L. (2016). Self-concept clarity's role in meaning in life among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 latent growth approach. *Self and Identity*, 15(2), 206–223.
- Stavrova, O., & Luhmann, M. (2016). Social connectedness as a source and consequ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5), 470–479.
- Steger, M. F. (2009). Meaning in life. In Snyder CR & Lopez SJ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679–6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ger, M. F. (2012). Making meaning in lif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3(4), 381–385.
-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93.
-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Crescioni, A. W., Dewall, C. N., & Fincham, F. D. (2009).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686–694.
- Stillman, T. F., & Lambert, N. M. (2013).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of meaning and belonging. In J. A. Hicks & C. Routledge (Eds.),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Classical perspectives, emerging themes, and controversies* (pp. 305–315).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 Subrahmanyam, K., & Šmahel, D. (2011). *Constructing Identity online: Identity exploration and self-presentation digital youth: The role of media in development* (pp. 59–80).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 Van Orden, K. A., Witte, T. K., Cukrowicz, K. C., Braithwaite, S., Selby, E. A., & Joiner, T. E. (2010).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575–600.
- Van Tongeren, D. R., Green, J. D., Davis, D. E., Hook, J. N., & Hulsey, T. L. (2016). Prosociality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3), 225–236.
- Wallace, G. R., Spaner, S. D., & Filer, P. S. (1984). Factorial comparison of the wallace self-concept scale between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gular classroom teacher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4(2), 199–207.
- Williams, K. D. (2012). Ostracism: The impact of being rendered meaningless. *Meaning, mortality, and choic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xistential concerns* (pp. 309–32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Yalom, I. D. (1980).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Printed in the USA: Basic Books.
- Zhang, R., Li, D., Chen, F., Ewalds-Kvist, B. M., & Liu, S. (2017). Interparental conflict relative to suicidal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coping strategies and meaning in lif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1010), 1–7.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cept on Meaning in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Zhang Rongwei^{1,2}, Pual T. P. Wong^{2,3}, Li Dan⁴

(¹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Fuzhou, 350001)

(² Meaning-Centered Counselling Institute Inc., Toronto, Canada, M2M 4C5)

(³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rent University, Peterborough, Canada, K9L 0G2)

(⁴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Meaning in life is an ongoing theme because humans pursue meaning in life across their whole life. The human request for their own unique sense of meaning links to their efforts to cope with their anxiety for the unavoidable death. Meaning in life is extracted from the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inly involve self-concept and relationship. To clarify self-concept and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are the key and useful methods to construct human's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Self-concept includes the cognitive component regarding “who I am” and the evaluation component regarding “how I feel about myself”. It focuses on th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self-knowledge. A stable and clear self-concep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e world and relatedness to the world more accurately,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 long-term goal and a higher level, and then to grasp the meaning which is hidden in various life events.

Moreover,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s meaning in life. In essence, meaning is relational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various relations among thing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individuals acquire sense of self and sense of confirmation to construct their self-concept. Individuals establish their self-concepts by getting feedbacks from relationships. By comparing these feedbacks, individuals can answer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who they are. In sum, relationship will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life by influencing their self-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that is, self-concep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cept on meaning in life, and to test the role of self-concept in the association of relationship and meaning in life, the present study surveyed 1087 students from three colleges twice throughout one year, using the Wallace Self Concept Scale(WSCS), the Balanc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Needs Scale(BMPN), and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subscale in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P).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simultaneity and succession among relationship, self-concept and meaning in life; (2) Relationship, self-concept and meaning in life can predict each other at both Time 1 and Time 2; (3) Most importantly, both of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cept are the antecedents of meaning in life. Besides, self-concept serves as a mediator in the association of relationship and meaning in life. In other words, relationship affects meaning in life via self-concept in college stud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will be improv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cept, that is,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a self-affirming heart.

Key words relationship, self-concept, meaning in life, longitudinal study, college students